

王廷训印章考证

——王为赵之谦代笔书画，赵报以篆刻印章



图1 赵之谦篆刻“王之钦”章



图2 赵之谦篆刻“廷训之印”章

浙江绍兴 刘钊林

王廷训，一名廷勋，字子钦，一字子卿，号戢子，耶溪外史，浙江绍兴人，家住偏门外。擅画花卉，兼工山水。江南道员。赵之谦、王廷训两人是同乡挚友，王为赵代笔作画，赵报以篆刻、绘画。

代笔一事可从浙江省博物馆文博研究员、书画鉴定家黄涌泉所撰《赵之谦绘画代笔考——兼谈王廷训》（见1990年11月25日《西泠艺报》）一文得到证实。文中记载了赵之谦致子钦（王廷训，亦名王廷勋）的两通便札：

昨失迂为罪。潘星斋侍郎（潘曾莹，1808—1878年，江苏苏州人。字申甫，一字星斋。道光二十一年进士，累官吏部左侍郎。长于史学，工书画。系书札人赵之谦至交潘祖荫之仲伯）有扇一，欲求阁下一画，以速为妙，原函呈阅。初十必相见，款写星斋司空大人可耳，下书王○○三字足矣。尚有一横批，欲求提

刀，画大笔，不论几笔，愈潦草愈好。未知日内开作否？当奉上也。此致。子钦仁兄大人照。弟之谦顿首。

扇面二个求捉刀。前闻尊处有青花（系绘画颜料花青，本名靛青花之别称）佳者，祈惠我一二为要。王大老爷。兴升店（为受函人寄居京城之旅店）。弟赵之谦顿首。

可见二人书、画、印的交流往来。

《代笔考》中还述及“这两通便笺为王廷训之孙王莱山所藏。莱山手识云：‘前清同治七年（1868）戊辰七月（伪）叔先生客于京都，时我先大父子钦公亦引见北上，两人均以擅画为时人雅重，而求者踵接，应命不遑，溽暑挥毫，良以为苦，日常遇事，每作小启传达。盖各在旅邸作画，晨夕鲜暇，甚鲜规晤也。此即（伪）叔先生当年致先大父之便笺，亦为同一时期先后所书之亲笔，弥足珍视。’”

为什么赵之谦多次为王廷训刻印？原因之一：王廷训与赵

之谦均为绍兴同乡，共同爱好书画，王年长，赵称王为兄，常以篆刻印章相赠，符合情理之中。原因之二，王廷训曾为赵代笔书画，有当年赵之谦给王廷训的书信二札为证。这些信由王廷训之孙王莱山所藏。

最近从王家后人处发现几枚同治年间的印章。其中一方是清代同治年间赵之谦为其老乡、书画好友王廷训所篆刻“王之钦”章，边款：似得汉印厚爱，子钦以为何如？搗未。（图1）此印三个字笔画悬殊，赵任凭笔画少的“王”字独据半面，又将“王”字二横上收，强化了朱白对比。“王”字和“子钦”二字疏密有致，产生了密不透风、疏可行马的艺术效果。大面积朱白对比，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。印中可以看到赵之谦模仿汉印，又不受汉印拘束，融入自己对汉印的理解。王子钦印和赵之谦印谱中王懿荣的印风格如同一辙。

赵还为王刻过一方“廷训之印”（图2），边款：搗叔为子钦制。廷训之印是一方满白文，用笔方中带圆。全印密度较高，但在“之”“印”二字留出二块“红地”，使此印密而不闷。他又将印边稍放宽而不大通边，留红色边框和密集的印文朱白相映，增加章法虚实对比，使整个印面看上去雄浑古朴，具有汉代铜印的风味。

显然，以上二印明显是赵之谦早年风格的篆刻作品。

戢子是王廷训的号，赵之谦为其刻戢子印数个。其中一方为“戢子近作”（图3）。边款：戢子有道，正之，懒君，同治癸酉五月。此印刻于1873年，正值赵之谦45岁，正是他篆刻艺术炉火纯青的时期。“戢子近作”四个字十分张扬，四个字均



图3 赵之谦篆刻“戢子近作”章

有向印外突破之意。此章是赵“印外求印”理论和实践的统一，体现出他创新立派的大师风范。此印边款中落款为懒君，此名是赵之谦很少用的一个号，当年偶尔在其书画中出现过。为何取名号“懒君”？据戢子重孙透露：因赵当时篆刻已颇有名气，同时赵也颇为自负，一般作品都不能及时交货，欠账颇多，故落款“懒君”。

还有一方阴文“戢子”章，印面上看上十分斑驳，似乎让读者看到了当时赵下刀时石破随刀飞扬的情景，体现出汉章之风格。

另一方“戢子”印（图4），边款为仿汉印，此阴文刻得十分大气，刀的走向很自信。

同治年间赵共为戢子刻章十余枚，由于为了避嫌，故“王廷训”“戢子”等章很少在赵之谦印谱中出现，但偶尔在书画作品上出现。2007年西泠秋季艺术品拍卖会拍过一幅赵之



图4 赵之谦篆刻阴文“戢子”章

谦、王廷训等四人合作的花卉作品，上有戢子、王廷训落款和题词。1879年，王廷训作木兰从军扇片，盖有王廷训印，落款子钦。王廷训号戢子的章入选《中国篆刻聚》一书。

吉林长春 马洪

1954年湖南长沙斩犯山西汉墓葬出土了一批滑石印章，时代在文景之际。其中“门浅”一印（图1），白文、石质、坛钮，印面为2.7厘米见方。从篆刻角度来看，该印之篆法、章法及刀法，皆有标新立异之致，耐人寻味。

关于该印的性质，周世荣1987年发表在《考古》杂志的《长沙出土西汉印章及其相关问题研究》一文中，将其归入私印范畴，显然认为“门浅”是人名。香港印学家马国权在《汉印概说》中亦从此论，认为“门浅”为私印性质，并推测应是一方下葬时的应急之作。近些年，有学者根据长沙望城庙坡山汉墓出土带有“门浅”“门浅库”铭文的漆器（图2），并结合文献考证，“门浅”并非私印，而是上限到秦代甚至到楚国，下限到西汉初年的一个县名，即是一方官署公印。

汉印别格“门浅”



图1 西汉滑石印“门浅”

这方“门浅”印，别格之处有三：其一，作为一方官署公印，理应为铜制，但此印则由滑石刻制，极为鲜见。其二，入印文字应为篆印篆（缪篆），然此印却使用了少见的隶书，不合当时的规范。其三，在印章形



图2 “门浅库”铭文漆器

式上不受当时标准制式的约束，全然是印工个人别出心裁的兴趣表现。

“门浅”一印，或公或私，是艺术之外的问题。印章刻制的急就特征是显而易见的，或许正因如此，才冲破了印制中的

条条框框，不作更多的缜密构想，大胆奏刀，一气呵成，更显出了率意自然的生动。入印文字，结构聚散有致，章法布局，几处大面积留空，疏朗而不闷塞；“浅”字左偏旁三点水的向上夸张挪移，显得天真可爱，与

右偏旁构成参差错落的变化之态；“门”字左右笔画的不对称，也作和谐的呼应，极为奇异巧妙。刻制以冲刀为主，运行稳健且线条有变化，“浅”字的第六划呈上弧形，露出两处转折之迹，清楚地可以看出印工还施用了短切刀，是以三刀来完成。该印使用界格，这是古玺秦印的遗风，围拢牵制印文，起到平衡作用。此印整体风格奇肆跌宕，别有韵味，这种面貌的印章颇具现代篆刻的审美意趣，在汉印中实为少见。

将“门浅”印混在齐白石的篆刻作品中，如果不具备篆刻的专业眼光，恐怕是难辨混淆的。这方石印发现于1954年，而考古材料发布时间又稍晚，1957年逝世的齐白石并未见过此物，假如他老人家见过这方“门浅”印，我臆想他一定惊诧不已。心里不是滋味：余苦求几十年而形成的治印风格，原来早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，不可思议。